

說揚

子法

苑言

說苑二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說苑序

南豐曾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五篇正其脫認疑者闕之而叙其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問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

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達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說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稽武	卷十六	畫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p>諷左都水使者先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離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逆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p>			

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肆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居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親諫必開不諱之門躡節安靜以籍之諫者勿擬以威母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

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通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尔出語敬尔威儀無不柔善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馬不止必載靈公聞之以泄治焉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魯襄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悛悛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一民餓則曰此我餓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實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不服為欲代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得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赤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為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既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驪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

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
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
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
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
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
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
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
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
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
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
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
以為閭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
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
慎恭己而虞尚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
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
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書
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
王曰余一與虞哉也周公對曰臣聞之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
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曰可謂
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
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
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舜為
樂正係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

理蓋掌敝禽充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
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
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
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
人臣道知事母亂猶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
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為以成功
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
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
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
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
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
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
者進以顯榮嚴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患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思
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
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
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
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
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

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
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
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
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
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
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誅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之士或不能以為
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
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
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
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
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
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
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善聞人之情惡
聞其惡而善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
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寧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
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
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
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寧戚對曰要在
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寧戚對
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
顯其名則天下之士蹻然舉足而至矣
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
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厲奇之士踵門

而求見寡人者寡威對曰是君察之不
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早祿之薄
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主不好士福放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
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
然後見察三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
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
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路是故明玉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
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
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
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
善齊國之政對曰晏聞之國具官而后
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
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覆也昔先
君桓公身履墮懈辭令不給則黑朋侍
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攝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
民不安則寘威侍軍吏息戎士偷則王
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筮子
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
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
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非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

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綰與
夫人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
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高綰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
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
人削取八城匈奴騷馳樓煩之下以孤
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
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
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賈也
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
東面而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
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
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
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迤迤而進以求臣則師傅之材
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
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
王誠欲興道悅諸為天下之士開路於
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
子闞之從周歸燕郭隗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
燕四子單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
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
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啟晉師將軍子重三
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
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
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
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
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
也而群臣又莫若不殺不殺恐止且世
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故戰服大國義
從諸侯威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
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
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
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誠其然也越王
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
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
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
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
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
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
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
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
公得管仲屈服其言說其義正月之
朔命具太宰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
管仲屈服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
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

擅顧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

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

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

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易為不

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辭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

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擢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擢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幼有力也羅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

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鳥祝山川教之祝曰

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

且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莫廢

靡神不宗言疾早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尊而生比旦

而拱丈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

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

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

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典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實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

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濟雨谿谷滿盈廷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

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

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凶

也怨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與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字內三年歲豐政平簡使

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

不過望江漢離津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

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今尹司馬說焉則可今尹司馬聞之宿齊沐浴將

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今尹司馬也

由身之有股脇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脇庸為去是人也

邦文公卜徒於輝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

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

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徒於輝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

必不逆諫矣安不危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早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早

然後至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早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散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為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子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甕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將將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勤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甕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之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樂激遊狩沉於河曰吾嘗好赫色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官室臺榭矣而樂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求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無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曰獸已聚矣田車舍矣傳來告曰晉公甕武子謂樂豫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舍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豫子對曰先氏之止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焉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品也武子曰盍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品哉遂殺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禮文侯不中中祝濱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禮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祭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禮祭紂非禮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疏以為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萋園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赤比至於園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

息掃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說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

今兩輔於君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冥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德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

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忌惜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大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早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專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威其臣下此私門威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股大於股者難以步捕大於骨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

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觀之百姓附之君期年子罕遂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馬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持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早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屬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諫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女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輔不肯盡節容

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
 其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
 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
 如此者被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
 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
 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矧令不
 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
 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
 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詭臣也五
 曰專權擅勢持杯國事以為輕重於私
 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
 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語
 言以邪望主不教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
 向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
 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
 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
 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
 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
 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
 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
 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
 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
 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

堤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餽通不餽
 通餽利不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
 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
 舉繩不傷於言官之於世不害於身通
 於閭閻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
 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享其實忠正
 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
 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
 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
 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
 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
 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威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
 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
 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
 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
 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
 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
 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
 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
 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
 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

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
 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
 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
 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
 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
 賤不謀親臣者賤賤不敢聞命文侯曰
 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
 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
 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
 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
 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
 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悅曰
 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
 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
 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
 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
 為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
 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
 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觸觸何
 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
 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
近然而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
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
矣於是翟黃然變色內慙不敢出三
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過成公執曰令尹將焉
歸成公執曰歸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
人以為歸於我成公執曰子賈少屈春
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
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臨
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頰為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
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戴
華蓋黃金之勒的 簞席如此者其駟
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
振車而待之翟黃至而賄其子方也下
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
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
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
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

以開眼祖之贖野正遠先生子方曰何
子賄車譽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
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靜無令
臣進西門豹而魏無憂魏欲攻中山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憂魏欲攻中山臣
進樂羊而中山扶魏無使治之臣臣進

季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
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
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失翟黃對
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憂而君
師之進段于水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
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
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
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
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蓋賢子勉
之矣子終其次矣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
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
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
何出之威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
也受人者有以賤之也王試問其說成
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
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
之威也成侯卿曰教其死辜使臣得言
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房子為西河
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
抱頭絳而朝忌舉然涿子為冥州而燕
人給牲趙人給威忌舉田獲首子為即
星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子勃子為大
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
王枕而卧耳何意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戴璧做賄賈人賈人賈
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

穆公觀豐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
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
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
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
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
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駟取馬以賀
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
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阻以愚無
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
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
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
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
使臣失祿可乎請於致之公不許公孫
支曰臣不肯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
肯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
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
臣持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
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
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子在後
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
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
進諫董安子遠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
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子曰此安

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子曰此安

子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歷吾忘
令人載之對曰此安子之所為後也簡
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
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
安子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
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
非君之厨養臣也故辭公曰請進服菜
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故辭公曰然夫
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
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
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
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佈於四
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
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
封之既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
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
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妾死也
謀而不見從出亡而送之是詐為也故
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
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
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
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

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
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
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趙召
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
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
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
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
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
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
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
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
衣縞布之衣麋鹿之裘棹軫之車而駕
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語酌者
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于晏子曰何故
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
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
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縞布之衣麋鹿之
裘棹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
之賜也故浮于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
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
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晏不敢為顯
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
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過君賜也臣聞古
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
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
隸臣之兄兒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

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
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
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
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於
衣食者妻之黨無不凍餒者國之簡士侍
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影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
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
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
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
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
賜泮履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
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若也忠臣不
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
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
而財遺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
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虛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
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
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
子何以為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
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為之順從命

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
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
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
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於
衣食者妻之黨無不凍餒者國之簡士侍
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影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
也

病君謂之被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諫得危國墮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諫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疆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詩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救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管而不譽也高棘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棘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

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職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慈統而甄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勤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故善者國之讒也惡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

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返也

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隨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溥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九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閑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備過君子之道

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起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早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

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功以選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達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素其本者榮華福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生列鼎而食頌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養

何不肅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檮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檮棘馬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檮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物馬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苦瓜而馭斬其根曾曾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項蹶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數舉而歌欲令曾曾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菑則待大菑則走以逃暴

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
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
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莫如以曾
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
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
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
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
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
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
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
於其未發之曰預固其可之曰時相觀
於善之曰庸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
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不馴難施而不遲則壞亂而不
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
昭辟雍有賢洋官田里周行濟濟錯錯
而相從執贖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
方伯諸侯矣人之幼雅童蒙之時非求
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
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
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
能破礪其材自誠其神明暗物之應通

道之要觀始卒之端寬無外之境遠遙
乎無方之內彷彿乎塵埃之外卓然獨
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
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
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廣疏
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
扶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
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
能達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
立身之本也儀仗齊等而飾貌者好質
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
全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
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屬中
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
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
聞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
以立軀也騏驎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
里于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馬為觀
之弓雖良不得排繁不能自任人才雖
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
龍生焉土積成山則稼穡生焉學積成
聖則富貴尊顯至馬千金之表非一狐
之皮臺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
非一士之智也故曰問者智之本思
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
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

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
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
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植穀以養生送死飭金石雜
草藥以攻疾若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
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
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
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
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
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
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
而非工匠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驟於心
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
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教也
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
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
何為糞心博學多聞何為勇行一性止
滌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
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踐
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
不加疾而聞者眾登丘而招臂不加長
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

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性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鯁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不飾不飾則無振無振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管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危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任其社稷者甚衆未有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

日馬靜居獨思譬如火馬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此苦也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學而周成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新而射之過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鍤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擇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擇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壙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壙必先矣樹本淺根壞不深未必極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獨至乃始乾喉

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嗟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慶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減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蒼蒼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

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答季其廟傳於西膳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蓋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豫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軒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免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境亂猶免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實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程程足以為援穆羸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思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思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說苑卷第四

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動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

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動若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知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特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潔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

子曰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早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志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